

我是一块石

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三班 陈诺

我是江南桥头的一块石，在寂静中一点点刻画出深黛色的小镇，再一点点地将其雕出江南的秀丽，我听河水缠绵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我一直站在这里。

我站在桥头，望着那做糖饼的姑娘，由青丝到白发，手上的皱纹不断加深，我看着她是有多少年了？有将近五十年了吧。那时她还年轻，每天都把乌黑的长发梳成两条辫子，安安静静地坐在桥头做着糖饼。

桥那边，是小镇唯一的学校，每天下午放学，孩子们涌出来，到她的糖车旁围着买糖饼。那时她手脚麻利，不多时，就做出许多糖饼。我记得，有个孩子身上没钱，她却仍把小糖饼塞到孩子手里，说是送给他。那孩子好像有点不好意思，接过糖饼时脸红了。后来，

那孩子每个周末就来帮她一起做糖饼。他不是聪明的孩子，总是做不好糖饼，而她就一直教，从他高不过卖糖的小推车，到比她更高……岁月如水，流水无情，一下就带走了那么多年。

幸而我一直站在这里，在浅黛色的小镇里看到暖意。

十二月的隆冬，孩子们放学时天已暗，有几点灯火，家家冒炊烟。这是一天中烟火气最浓的时候。桥头卖糖的老奶奶新熬了糖稀，香甜的麦芽糖味直往孩子们鼻子里钻。这老奶奶待在屋檐下，大概已有三十年的光景了吧。她每天推着小车在桥头卖糖，学生们每天都看见她，与她打招呼，然后买一个麦芽糖一路吃着回家，让糖稀糊满嘴。也有调皮的学生想要混糖吃，从小车另一边偷偷摸摸拿一根糖就跑。老奶奶此时总像啥也

没发现，还是乐呵呵地做着糖。

在黯淡的冬夜里，梆子声悠长，一如岁月既往。寒冷仿佛淡了些，暖意却多了些，在人间漾起甜蜜。

天越来越黑，越来越冷，老奶奶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我在黑暗中快要看不真切，此时有霜打在瓦面上，却仿佛被远处桥头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身影融化。

学校老师下班了，三三两两和高年级学生一起走出来。有人问，“大娘，还不收摊儿啊？”她笑了笑，眯了眯眼说：“再等会儿，昨天有孩子说想吃糖了，我等他出来。”雾气氤氲，在墨色的深沉中，弥散了暖意。

寒夜中有人间烟火，有市井小巷，再冷的冬天，都有暖意。

世界终将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中奔涌向前，独有我，岁月如水，温暖如初。

值得铭记的一道光

成都七中育才学道分校七年级2班 魏俊洁

古人云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。秋天，天气转凉。秋风一阵阵吹，一片又一片的红叶从树枝上落下。秋风肆意地拂过我的脸颊，我又感冒了……

放学了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秋风仍在我耳边怒吼般呼啸着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拉了拉沉重的书包带，继续走那似乎永无尽头的上坡路。

路灯昏黄地闪着，跳跃般在我眼前出现。突然，我仿佛看见远处传来一束束明亮的光——是母亲，她也看到了我，挥了挥手，快步走上来，接过了我的书包，又小心翼翼地扶我上车，嘱咐我紧紧地贴着她的背。母亲的背，暖暖的，我把整个脸都埋在她背里，好像闻到了一股菊花的清香。等我坐好后，母亲转过头，看了看病怏怏的我，叹了一口气，唠叨说：“现在正是换季，叫你多穿点……”

到家后，我头仍是晕的，双腿软绵绵。母亲放下沉重的书包，转过身去，伸手拿抽屉里的菊花。突然，她又探

出半个身子，开始唠叨：“那天让你喝感冒药，你不喝，现在好了……”说着，打开那个罐子，抓起几朵菊花，洒进杯中，然后往杯中冲了些温水。杯中的菊花上下翻腾，像我上下晃动晕乎乎的脑袋一样。

不一会儿，母亲将水杯递到我的跟前。我抬头突然发现爱美的妈妈头上已长出了白发，脸上也添了几道皱纹。母亲看我一直盯着她，有些不悦，眉毛像柳叶一样缓缓倒竖起来，嘴巴半张小声说道，“别看了，我这张老脸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我心里窃喜，像知道了了不起的大秘密，原来一向不展笑颜的妈妈也会被我盯得不好意思。我接过水杯，看着一朵朵菊花在水里绽放，也在我心上绽放。嘴角残留的菊花清香，那是母亲的味道。这时，客厅里的一束光似乎照在了杯中。我朝着那束光的方向看去，母亲脸上的皱纹已不复存在，她似乎回到了从前。

我喝了菊花茶，但那束光永远留在我心中。

落俗在所难免

成都八中高二八班 何风庄雨

情之一字，害人颇深，多少次午夜梦回，多少次擦肩而过，多少次欲言又止，恍惚间听见天地寂寥的叹息。古琴悠悠，思念，渗透在揉碎了音韵里，琴弦随心一起颤抖。在记忆的空楼掀开的每一块砖瓦，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痛。

最初的记忆里，你是最美好的样子；最后的记忆里，你依旧是一道靓丽的风景。旧时天气旧时衣，当时少年衫薄，如此美好。

离别前的那年夏，阳光倾洒，勾勒你眉眼如画。我在情感的深渊里，贪婪地囚住了一缕光，以爱为名，画地为牢。

我曾歌颂黑暗，一如称赞光明，我投身于永恒黑暗，任凭自己在人海中沉浮。你身披霞光而来，一瞬的光明，带来了鲜活的生命与

无限的希望。我拾起你光芒的碎片，日夜叩拜，我是你最虔诚的信徒。

你是那天上的烟火坠入凡间，带来不属于凡世的艳丽；你是那山间的松涛，山巅的皑皑，山脚的炊烟袅袅，你独守着这尘世的繁华，不灭的万家灯火，可曾孤独？不晓，我只知，你从未走远，也不回头。

琴音悠长，泪如山洪决堤，马声嘶鸣。抖落下一地的心酸，我该在哪一条道路去寻你，这世间本有一种记忆，叫刻骨铭心……

雨衣

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杨湔湘

北京的季候从深秋步入初冬，我骑车穿行在学校与家曲曲折折的街巷中时，会猝不及防地遭受雨的侵袭。此时不由得想起爷爷的雨衣来。

爷爷70多岁了，曾经从农村老家到北京来照顾我。过去几年里，他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接送我。他那双粗糙、满是青筋的手费力地扶稳车把，佝偻的腰身奋力前倾，双脚吃力地向前蹬踩，驱动自行车载着我缓慢前行。

下雨时，他总爱穿那件长长的、深褐色老式帆布雨衣，我坐在车后，总感到满大街人的目光投射过来，自己仿佛是人间的另类。那时，我最大的梦想是让妈妈接送我。

一个星期五的早上，妈妈终于答应接我放学。夏日的天气多变，下午一片片深灰色的云从四周涌来，天气渐渐变得闷热起来。下课铃声终于响了，我迫不及待地拎起书包奔向校门。我踮起脚尖，四处

寻找妈妈，却不见她的身影。人群渐渐散去，孤零零地剩下我一人。

乌云占据了半个天空，越来越低，行人都匆匆忙忙地赶路，一场暴雨就要来了。“好不容易答应接我一次，却迟迟不见身影，真讨厌。”失望、愤怒顿时涌上我的心头。

这时，一个笨拙的身影在街头出现了。从模糊到清晰，越来越近，爷爷穿着那件雨衣，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赶来了。看见我，他停下车，递上我的雨衣。“怎么是你，我妈妈呢？我不要你接！”我愤怒地叫道。“你妈妈临时有急事来不了，刚给我打电话……要下雨了，快穿上。”爷爷催促道。我失望极了，胡乱套上雨衣，坐上了自行车。

天空黑沉沉地，仿佛画家在宣纸上泼翻了墨汁，狂风挟着骤雨夹着雷声从天而降，迷茫了整个世界。不一会儿，满地积水将一条街化成一道河。爷爷载着我，我们如同一叶小

舟，在暴风雨的大海上浮沉。

风越刮越大，掀起我的雨衣，雨线乘虚而入，扑打着我的身体，片刻间全身都湿了。爷爷似乎感受到了异样，刹住车，毫不犹豫地脱下雨衣递给我，让我赶紧穿上。我看看雨衣，又看看爷爷，顿时呆住了。爷爷见我不动，把雨衣帮我穿好，骑上车，继续迎着风雨前进。

雨下得更猛了，如子弹般密集地袭来。失去雨衣庇护的爷爷，任凭暴风雨袭击，湿透的衣服紧紧贴着他身体，露出瘦弱、干枯的轮廓。爷爷始终如一尊石像般，“驾驶”着这只小舟迎风破浪。我躲在爷爷的雨衣里，风雨一滴也打不进来。这件被我曾经嘲笑、鄙视的雨衣英勇地抵挡着风雨，为我搭建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。

我渐渐长大了，可以独自骑车上学、放学了，爷爷也回到了乡下。可每次风雨将来时，我都会想起爷爷，想起那件雨衣。

游梵净山

成都市温江区二十一世纪学校四年级一班 刘伟峰

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地区，那里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

梵净山是一个美丽又富有禅意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源于“梵天净土”，从这个名字也可见它有多么美丽。今年暑假，我们一家驱车前往，见识了这闻名于世的名山。

我们从半山开始坐上了观景缆车。在缆车上，我低头一看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——此时缆车离山脚大约已有数百米高，人一旦掉下去一定粉身碎骨。

缆车到达山上后，一出车厢，一股凉意侵入我背脊。原本是炎炎夏日，却仿佛踏入了秋高气爽的秋天。凉爽的风让我一激灵，所有

的担心和害怕全都不见了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全身舒坦。这真是避暑胜地。

我们继续向山上爬，不一会儿就看见“蘑菇石”。此石形状奇特，上面是一个类似正方形的石头，下面是类似长方形的石头，整体看形似蘑菇，而且看上去摇摇欲坠。石旁立了块石碑，上面写着介绍“蘑菇石”的文字。原来“蘑菇石”已形成一亿多年了，到今天仍屹立不倒，这让我们大为震惊。

继续向上攀登，路越来越陡峭，从木梯变成了垂直的石梯，再往上爬一段，每级石梯只能放下半只脚，仅容一人通过，攀爬难度不亚于登华山。

我们手脚并用登上了山顶，低头一看，翻滚的云海，层层云纱，袅袅的仙气，让我仿佛置身于仙宫之中。

往对面一看，老金顶时隐时现，像不可捉摸的仙岛。红云金顶与老金顶就像永不翻脸的老朋友一样隔海相望。一阵风吹来，云海翻腾，犹如卷起滔滔大浪。过了一会儿，云海飘散开，半山腰的寺庙屋顶一片黄色，而人似乎成了一只只蚂蚁，颇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

梵净山能避暑，有奇石、峭壁、云海，还能锻炼身体净化心灵，你不想来吗？

(指导老师 袁莉)